

回美国后,我一度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



巴拉克·奥巴马 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是近年来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他的魅力来自何处,读完这本奥巴马亲笔撰写的传记,读者也许就有了答案。

[上期回顾]

在我们住在印尼的那段时期,继父罗罗在公司的职位不断往上高升,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是他和母亲的隔阂却越来越深。母亲则尽她最大的能力给我美国式的教育,也许,她已经预料到了,总有一天,她和罗罗的婚姻会走到尽头。

热点关注

母亲带着我和玛雅回美国

我用了一会儿时间才在人群中认出他们。在滑门刚打开的时候,我只能看到斜靠在栏杆外那一张张模糊的、微笑的、焦急的脸庞。最终,在人群后面,我看到了一位个子高高的、银白头发的男人,还有一位站在他旁边几乎看不见、矮矮的、严肃的妇人。他们开始向我这边挥手,但是我还来不及向他们招手,他们就消失在模糊的玻璃后面了。

我低下头看看我手里拿着的木制面具。这是一位印尼飞机副驾驶送我的礼物,他是我母亲的一位朋友,母亲、罗罗还有我刚刚出生的妹妹玛雅站在门口的时候,是他把我领走了。我闭上眼睛,把面具放到了脸上。这个面具有一股像坚果又像肉桂一样的味道,我感觉仿佛又漂洋过海,穿越云端,到了蓝紫色的地平线,回到了我原来的地方……

有人大声喊着我的名字。面具掉落在身旁,随之掉落的还有我的白日梦,然后我又看见外祖母站在那儿,着急地向我挥着手。这次我也向他们挥手;然后,不假思索地,我把面具又戴回了脸上,摇晃着头跳了一小段古怪的舞步。我的外祖母指着笑着,又再挥了挥手,这时海关人员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是不是美国人。我点头,递给他们我的护照。

“走吧。”他说。
滑门在我身后关上了。图给了我一个拥抱,把一串糖果和口香糖挂在我的脖子上。外祖母拥着我的肩,还说那个面具绝对是一大进步。他们带我走向他们新买的那辆车,然后外祖母教我怎样开关空调。我

们沿着高速公路行驶,路过快餐店、经济型汽车旅馆以及张灯结彩的二手车市场。我跟他们讲这趟旅行的故事,还有雅加达的每一个人。外祖父告诉我,为了欢迎我的归来,他们准备了欢迎晚餐。图则建议,得为我上学添置一些新衣服。

然而,突然间,谈话停止了。我意识到我将要和陌生人一起生活。

外祖父为我争取到了入学名额

母亲刚开始告诉我这些新的安排的时候,听起来似乎并不坏。是时候让我入读美国学校了,我曾这么说过;我已经读完了所有函授课程。她说,她和玛雅会很快到夏威夷来和我会合——顶多一年——她会尽量在圣诞节的时候过来。她让我回想以前和外祖父还有图度过的美好时光,以前的夏天——冰淇淋、漫画、在海滩的那些日子。“你就不用再在早晨四点钟就起床了。”她说。这是最让我感兴趣的一点。

只是现在,我开始去适应这种不知多久的停留,听着外祖母母亲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他们的安排,我才意识到他们两个已经改变了那么多。我和母亲离开后,他们把位于大学旁边的那座宽敞的大房子卖掉,现在在底利天尼街的一座大厦里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外祖父不再从事家具生意,转行做人寿保险经纪人,但是由于他自己都不相信人们需要他卖的东西,而且他对拒绝非常敏感,因此这份工作并不顺利。每一个星期天晚上,我都会看他越来越急躁的样子,他拿起公文包,在椅子前放个电视

机托盘,哪怕多么细微的动静都能干扰到他,最后他会把我们都赶出客厅,然后打电话给潜在客户安排拜访行程。有时,我蹑着脚走进厨房去拿杯苏打水,会听见他的声音充满了绝望。当电话另一端的人告诉他为什么星期四不太好,星期二也不太方便时,他会陷入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他挂断电话,发出沉重的叹息声,他的手摸索着膝盖上的文件,就像一个负负累累的打牌赌鬼。

随着夏天接近尾声,要开学了,我开始越来越躁动不安。我主要是想找到许多同龄的小伙伴;但是对我的外祖母来说,我能够就读普纳后私立学校,是个意义重大的起点,他们尽可能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这标志着家族地位的上升。普纳后私立学校由传教士于1841年创办,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享有盛名的预科学校,一个培养岛上精英的摇篮。如此高不可攀的声望还曾经让母亲犹豫是否把我送回美国:因为外祖父母告诉她,让我入学将会非常不容易;等候的名单很长,只是在外祖上司(他是那个学校的校友)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被纳入考虑范围。

在过去的夏天里,我已经被普纳后学校管理入学的有关人员面试过很多次了。她看上去是一个精干并办事有效率的人。她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脚才勉强够到地板,竟然盘问我设定了什么样的职业目标。

我的人学通知来了,是一袋厚厚的资料,图一直把通知书留到星期六的下午才郑重地翻阅。那封信上写着“欢迎加入普纳后之家”。

我发现自己和周围的人不太一样

于是,在入学的第一天,外祖父满怀极大的兴奋陪我去学校。他坚持我们要提前一些到。到达之时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所在的霍尔楼甚至还没开门。不过有些孩子已经到了,相互之间忙着谈论夏天的新闻。我们坐在一个瘦弱的中国孩子旁边,那个孩子的脖子上套着一个牙齿固定器。

“你好,”外祖父对那个男孩说,“这是巴里。我是巴里的外祖父。你也可以叫我外祖父。”他和那个男孩握了握手,男孩的名字叫做弗雷德里克。“巴里是新生。”

“我也是。”弗雷德里克说,然后他们两个开始愉快地聊了起来。我尴尬地坐着,直到最后,门开了,我们走上台阶进入教室。在门口,外祖父拍了拍我们俩的背。

“不要学我当年的样子。”他微笑着说。

“你外祖父真有意思。”当我们看着外祖父向我们的指导老师赫福迪小姐介绍自己的时候,弗雷德里克说。

“是啊,他的确很有意思。”

我们两个和其他四个孩子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然后赫福迪小姐开始点名了,她的灰白色头发很短,但是个精神奕奕的中年妇女。她念到我的全名时,我听到教室里响起了窃笑。弗雷德里克朝我靠过来。

“我以为你叫巴里。”
“你愿意让我们叫你巴里吗?”赫福迪小姐问道。“巴拉克是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呀。

你的外祖父告诉我,你的父亲是肯尼亚人。你知道吗,我过去住在肯尼亚,教同你一般大小的孩子念书。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啊。你知道你的父亲来自哪个部落吗?”

她的问题引起了更多的笑声,好一会儿,我一言不发。最后我说出“卢奥”的时候,坐在我后面的一个沙褐色头发的男孩大声地重复着那个词,他的声音就像猴子一样。孩子们都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直到赫福迪小姐大声训斥他们之后,教室里才平静下来,我们才得以继续安静地点名。

我迷迷糊糊地度过了剩下的一天。一个红头发的女孩想要摸摸我的头发,遭到拒绝后,她似乎有些受伤。还有一个脸庞红润的男孩问我,我的父亲是不是吃人。我回到了家,外祖父正在准备晚餐。

“过得怎么样?赫福迪小姐曾经在肯尼亚住过,真是太好了!我打赌,这让你的第一天过得轻松多了。”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尽管我越来越没有归属感,教室里其他的孩子却很快就不再对我感到新奇了。外祖父和我一起挑选的衣服太土气了;我在雅加达穿得好好的印尼凉鞋在这里看起来是那么寒酸。我的大部分同学从幼儿园开始就彼此认识了;他们住在同一个住宅区,住在带游泳池的高档房子里;他们的父亲在同一个少年棒球联赛运动队中任教,他们的母亲赞助饼干销售。没有人踢足球、打羽毛球或者下象棋,而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一个橄榄球丢出去,也不知道如何在滑板上保持平衡。

刘浪突然问我是否喜欢尚蒂



吉良善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把一栋极为平凡的公寓楼当作主舞台,领衔主演就四个人,上下左右比邻而居。他们用最嬉笑怒骂的方式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但这四个人又神神道道得让你有点难以置信,于是交缠成网的爱恋与友情,以及“近爱情”和“近友情”就那么彼此关联起来了,直到最后一刻大家互道珍重的时候,所有被那些温暖的细节感动的人,才会克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

[上期回顾]

被尚蒂称为“哲二”的男孩子叫裴哲,就住在我楼下的五零四号房。裴哲是个很奇特的男生,在我第一次登门拜访时,他的母亲也来了,但裴哲对他的母亲似乎很不满意,裴哲的母亲留我吃饭,恰巧尚蒂和刘浪也来了,并且刘浪还自称是裴哲和尚蒂的高中同学,尚蒂的高中毕业照上果然有他的身影。

情感天空

裴哲的过去

“我会烂的。”我保持冷静地回答她,“会烂成一块一块的,烂成豆腐鲑鱼。”

“你的尸体一定很漂亮,有着可爱的尸斑,以及苍白的脸色。”她的眼睛里散射出兴奋的光,手中的水果刀甚至折射出了青蓝的微笑。

“会烂的,之后就变成王致和豆腐乳了。”我使劲挣扎了一下。
“体温渐渐流失的感觉很美妙,你的脚趾会最先僵硬起来。”她挥着刀子,在月光里旋转起了华尔兹,“你知道么,就像是与死神共舞一样,灵魂飞上去,身体留下来。”

“会烂的,烂成把肉丝全部挑出来吃完了的雪里蕻炒肉丝。”我打了个呵欠,眼角跑出一滴泪来。

“难道你就不能不那么早腐烂吗?”她有些嫌我吵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不可能的。”我张了张嘴,这次没有打成呵欠,但是眼泪还是跑个不停。

“为什么?”她愣了一下。
“因为,”我流着泪看着她,“我的体内有爱情。”

“好好的,我何必必要跟你一起犯傻。”她脸色一变,从手上抢过送她的那袋李杏仁。

明明就是她先开始说着无聊的台词的!我愤愤地想。
“裴哲的工作是在晚上的吗?”

“自从他从日本回来后,我就没见过他白天工作过。”尚蒂淡淡地说。

“从日本回来?”
“他在日本留过学,念的是美术专业。只不过这专业在国内还是有点曲高和寡,他又不愿意放弃理想降低身价跑到

一般的广告公司去当个策划或美工什么的,索性连简历也不愿投了,整天缩在家里闭门不出。”难怪他的书房里摆满了画。我这时才觉得好奇心被满足了一点点,今晚的时间也不至于太过被浪费。

“没有工作的话,那吃饭不是很成问题么?”

“他吃了差不多半年的面包,天天吃。一些是我带给他的,一些则是在超市晚上8点以后买的打折处理品。”尚蒂偷偷叹了口气,生怕被我察觉到,又赶紧掩饰性地补上了两声咳嗽。“他的自尊心太强了。在北京最穷的那段日子里,他说什么也不肯跟家里要钱,说是不想再给老母亲增添负担。他在日本念书时打工存下的钱,回来后交完房租就剩下不多了,他硬是熬着过了好一段时间……”

听起来裴哲比我更早就住在这栋公寓楼里了。只是要不是因为尚蒂,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跟他认识。

“半年后他就不再吃面包了,而是吃起了牛排和鲍鱼。”尚蒂又叹了口气,不过这次她似乎不担心被我发现,“据说找到了适合他的工作。”

“什么工作?”
“不知道。我问过一次,他不肯说。我也就懒得继续追问了。”

“听你说好像裴哲应该是个孝顺的孩子,可他为什么对裴妈妈那么冷淡?”

尚蒂转头看了我一眼,像是在奇怪我为什么对别人家的事情那么感兴趣。

“我也不晓得……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她摇了摇头,语气也变得沉稳而平静。

等到她说完,我们两个人便陷入了漫长的沉默中。

尚蒂从事的工作

星期天,我约尚蒂去参加一次大学社团老成员的聚会,抵达同学会举办场地的时候,刘浪已经比我们先到了几分钟。看到他主动走向以前的学长学姐学弟学妹,所有人看到他时都是微微一愣,然后客套地笑着攀谈一些毫无营养的简单话题,那如出一辙的表情都说明了他们正在努力地回忆着刘浪究竟是何许人也。

其实这也是常有的事情。我讨厌同学会的另一个原因,便是明明毕业后多少年都没联系过,连名字和相貌也都忘得差不多了,见面后为了不失礼还得装出很熟络的表情来。看到那本站在我身边不发一言的尚蒂径直走向会场角落,我赶紧找个借口追上去,逃离同学的发问。

尚蒂的脚步突然加快了,好像是看见熟人一般,朝着向她迎面走来的一个短发女生开心地挥着手,对方也回地招手。

“上帝!”“如来!”
我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这是哪门子的各路神仙大云集啊?

短发女生穿了一身翠绿色的连衣裙。在跟尚蒂走到一起之后,两个女孩子亲热地抱在一起,俨然是一对姐妹淘。在看到刘浪跟尚蒂跟过来之后,短发女生微笑地问尚蒂:“这位是谁?”

“我叫太乙真人,你叫我太乙就好了。”我爽快地抢先回答了她的疑问。尚蒂白了我一眼,不动声色地用她的高跟鞋踩了我一下:“少贫了。”

“他是我新搬的公寓的邻居,是他硬拉我来参加他的同学会的……也不晓得搞什么鬼!”
不一会,尚蒂皮包里的手

机突然响起来。她冲我跟茹莱撇了一下嘴,我大约猜到她这个敷衍的表情是在说明她讨厌这通不合时宜的电话。让我惊讶的是,她接起手机的速度极快,而且只在耳边放了不到三秒钟就立刻简洁有力地回复对方一句:“我马上到。”紧接着就一言不发地冲出会场,走路速度之快让奥运会竞走选手也自惭形秽,连声招呼也不打就把我跟茹莱晾在原地。

“看样子,尚蒂她还在做着法医的老工作呢。”茹莱半点也没有生气的意思,笑容一如既往的灿烂。

“可为了工作就可以连朋友也丢下不管吗?!”我愤愤地说。

“没办法啊。她从高中起就流露出工作狂的气质了,我前两年还打电话叮嘱她最好换份工作呢,但是她就只对这份工作有热情。”茹莱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块手帕,文雅地擦着脸上的汗珠,“怎么这个会场这么热啊……”

被她一说,我才发觉这个会场的确是出奇的热。

“……等等!”我猛然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细节,立刻举手摆在额前,努力回想着刚才对话里的所有内容,“……你刚刚说尚蒂她……从事的是什么工作?!”
茹莱被我的一惊一乍吓到了,再加上有点热的缘故,她的脸颊竟然泛出两朵红晕来:

“法医啊……你不知道么……”再次确认一下,会场里没有安装冷气机——奇怪的是,为什么我的四肢陡然开始寒冷得几乎无法动弹了呢?!

流浪的人

“你喜欢尚蒂吧?”在和刘浪打羽毛球时,刘浪问我。
刘浪的突如其来,杀得我

溃不成军,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在爱情面前,我永远也无法做好事先准备。可是,我真的如他所说,对尚蒂存有喜欢的感情么?我不知道。

在我的印象里,尚蒂只是一个邻居。描述得详细些,是一个有时会穿着褪了色的粉红睡衣,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的邻居。再详细些,她还会有时打扮得很时髦很美丽,判若两人地走出门,就像是突然念了句咒语就变成美少女战士。再再详细些,她似乎对海充满了期待。害怕寂寞,不喜欢在星期天出门,因为职业的关系而对人类的尸体抱着浓厚的兴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使她就住在我的隔壁,她也始终坚持她是在过流浪般的生活。

叫刘浪的人没有在流浪,叫尚蒂的人并不是真的上帝。人类的名称从来都不是真正代表这个人的真正生活状态,多奇怪。

“白痴,谁会喜欢那种女人。”我像是在听一个不冷不热的笑话一样,干笑了两声。

刘浪侧着脸看我,惯例地又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你很像一个流浪汉。”他说。

“你的名字里才有流浪两个字吧?”我反驳。

“只有流浪的人,才会毫不在意地去面对他即将要遇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归属,所以不管是谁,都可能会成为他接下来的新朋友;不管在哪里,都或许会成为他下一个停留的终点。你就是存有这样的一种流浪心态。”

“就算你说的没错,那跟尚蒂又有什么关系?”

“谁知道呢……”他站起身。